

身未动·心已远

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

细说旅行的柔软时光，发现更美的世界

部分篇章在大陆首次出版

张晓风

Zhang Xiao Feng

著

张晓风旅行美文全彩典藏

# 放尔 千山万水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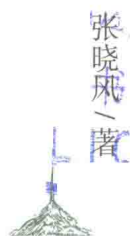
放纵你原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  
重回千山万水

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

# 放尔 千山万水身

---

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  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放尔千山万水身 / 张晓风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5. 8

(张晓风温暖三部曲)

ISBN 978-7-5360-7621-1

I. ①放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76401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策划编辑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陈宾杰 李 谓 王铮锴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绘图: 何 毅 田艳艳

封面设计:  介 | SIJIE  
设计 | DESIGN

---

书 名 放尔千山万水身

FANG ER QIAN SHAN WAN SHUI SHEN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9.125 1插页

字 数 166,000字
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6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## 序

### 人生，分明也是一部旅游纪录

香港北角，三月天，周末，香港笔会邀宴。满座鸿儒，我举起晶亮的杯子，隔着艳艳且醞醞的葡萄红酒，和宾客言笑晏晏。香港的笔会，我本来无资格参加，我是台北笔会的，但当时我正在港大任驻校作家，潘耀明先生便邀我前来短讲，使我有机会加入盛会。而且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——这是我七十三年来第一次没跟家人一起过生日，却意外地跟一屋子才俊同欢，

内心难免窃喜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中华书局的编辑于先生跟潘耀明一起来了，我“居安不思危”，没顾到自己手上做不完的工作，居然就满口答应拿出一本“旅游文学选”来。我当时也不知自己究竟写了多少跟旅游有关的作品。而且，什么叫旅游文学？一时也觉得定义困难。狭义的旅游文学应该长得像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吧？但是：

苏东坡遭贬到湖北黄州，研发出“黄州红烧肉”（很可能为了省钱，也加入了山笋），这道美食的说明，算不算旅游文学？

秦少游的词《踏莎行》，写明了“郴州旅舍”，那里面无端地妙问：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”全然写情，算不算旅游文学？

孔夫子立于川上，见到直奔天涯的水流，喟然而叹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那种对时间的哲学思维，算不算旅游文学？

耶稣远赴耶路撒冷，望着这屡遭敌人侵占的故城，曰：“噫！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亟欲聚尔之子女，覆而翼之，如母鸡之翼小雏，奈尔不从！”这悲天悯地的哀号，算旅游文学吗？

杜甫的泣血之作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，读来虽不能令人赏心悦目，却的确是他人在旅途中，写的也的确是旅途中的情——悲情。读者可能不预期让自己读到这么沉重的文字，



读者要的可能只是愉悦的卧游，加上浅浅的思悟……

好在，中华书局说，可以，一切从宽定义，作者说了算。我当时又想，这一切选录都请助理去做，反正什么算旅游，什么不算旅游，应该也不难分辨。

不意“判断”一事，原来十分不易，助理虽也帮了忙，紧要关头自己还是必须亲力亲为的。

这一来，竟花了四个月的时间。选文的方法，是把自己五十年来的散文全搬出来，有些扔到什么老书架上去了也不知道，必须一番好找。有些绝了版，只好到别的选集里去把它找回来。人还活着，整理文稿就已经如此艰难，一朝死了，大概就更麻烦了。

出版社的构想是出一本十万字的书，多请几位作者共襄盛举，形成一系列壮观的套书。我选着选着，发现自己写过的游记竟已远超过十万字。于是，重订方针，只选早期作品。为了让有研究精神的读者知道来龙去脉，我在篇末注明“某篇”出于“某书”。而“某篇”出于“某书”的背后还有点曲折，那就是“某篇”往往不全选，只选其中和旅游有关的心得。好在散文不像小说，是可以局部呈现的。

为了平衡一下“太多早期作品”的形势，我又加选了一篇中期作品和近期作品，这两篇是《放尔千山万水身》和《山事》，前者是二〇〇一年写的，后者则到此刻尚未发表。

在整理旧作的过程中，我恍然有悟，觉得人生一世，分明也是一部旅游纪录。天地不过一逆旅，时间不过一过客，而我们人类，不过是一介小童，拉着“时间妈妈”的裙角，悄悄随行。一边在千岩竞秀中目不暇接，一边不知不觉就老去了。

三十年前，我算是热衷旅游的人。有时带孩子去，理由是他们小，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世界。有时带老母亲去，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，难得她仍有出游的雅兴，理该把握时机带她出去走走。夫妻当然更当偕游，我们是订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。自己一人也当独游，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……不过后来，大约十五年前，因为世界碳量猛增，旅游便有了罪恶感。所以，平常都在杂志中卧游，在电视机前坐游，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它一下。像南极，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中远方的万年积雪，已可谓至福，自己亲征，就不必了——也因此，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，好像也是不错的。

最后，要谢谢香港的中华书局的大度，允许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发行本书的简体字版单行本，也允许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繁体字版单行本。

今春去茶园，有人送了我一个小装饰品，饰品用一链串两物，一头是红澄澄的陶土柿子，另一头是未剥壳的陶制花生，上书“‘好柿’会‘花生’”，谐音“好事会发生”（闽南人说普通话念“发”为“花”），令人莞尔。出此书，对我而言大概



是发生了好事，不过，对读者是不是好事——这倒是我很想知道的。

張曉風



第一辑

山长水远

到山中去 / 002

归去 / 010

坠星 / 021

好艳丽的一块土 / 023

远程串门子

——记尼泊尔之游 / 033

交会 / 048

山事 / 063

第二辑

情之所至

愁乡石 / 074

不是游记 / 079

何厝的番薯田 / 089

留言板 / 094

等车及其他 / 096

常常，我想起那座山 / 100

画中人 / 121

情冢

——记印度阿格拉城泰姬玛哈陵 / 127

想你的时候

——寄亡友恩佩 / 142



第三辑

人 物

呆人呆话 / 148

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/ 150

冬来好酒酿几坛 / 152

用地毯来记忆 / 159

第四辑

风 物

湖畔的飘绵 / 166

千手万指的母亲 / 168

承受第一线晨曦的 / 172

那部车子 / 190

丝路，一匹挂红

——夜读“丝路之旅”有感 / 195

夜诊 / 199

第五辑

## 方 物

问名 / 214

蓝水手 / 220

第六辑

## 倾出古锦囊

衣履篇 / 224

遇 / 233

地勺

——记达尔湖以及湖所在的克什米尔 / 240

不买票的蝴蝶 / 254

路 / 257

西湖十景 / 265

他们都不讲理 / 267

一人泉 / 273

放尔千山万水身 / 275





## 到山中去

德：

从山里回来已经两天了，但不知怎的，总觉得满身仍有拂不掉的山之气息。行坐之间，恍惚以为自己就是山上的一块石头，溪边的一棵树。见到人，再也想不起什么客套辞令，只是痴痴傻傻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你到山里头去过吗？”

那天你不能去，真是很可惜的。你那么忙，我向来不敢用不

急之务打扰你。但这次我忍不住要写信给你。德，人不到山里去，不到水里去，那真是活得冤枉。

说起来也够惭愧了。在外双溪住了五年多，从来就不知道内双溪是什么样子。春天里每沿着公路走个半小时，看到山径曲折，野花漫开，就自以为到了内双溪。直到前些天，有朋友到那边漫游归来，我才知道原来山的那边还有山。

平常因为学校在山脚下，宿舍在山腰上，推开窗子，满眼都是起伏的青峦，衬着窗框，俨然就是一卷横幅山水，所以逢到朋友们邀我出游，我总是推辞。有时还爱和人抬杠道：“何必呢？余胸中自有丘壑。”而这次，我是太累了、太倦了，也太厌了，一种说不出的情绪鼓动着，告诉我在山那边有一种神秘的力量，我于是换了一身绿色轻装，登上一双绿色软鞋，掷开终年不离手的红笔，跨上一辆跑车，和朋友们相偕而去。——我一向喜欢绿色，你是知道的，但那天特别喜欢，似乎是觉得那颜色让我更接近自然，更融入自然。

德，人间有许多真理，实在是讲不清的。譬如说吧，山山都有石头、都有树木、都有溪流。但，它们是不同的，就像我们人和人不同一样。这些年来，在山这边住了这么久，每天看朝云、看晚霞、看晴阴变化，自以为很了解山了，及至到了山那边，才发现那又是另一种气象，另一种意境。其实，严格地说，常被人践踏观赏的山已经算不得什么山了。如果不幸成为名山，被些无

聊的人盖了些亭阁楼台，题了些诗文字画，甚至起了观光旅社，那不但不成其为山，也不能成其为地了。德，你懂我了吗？内双溪一切的优美，全在那一片未凿的天真，让你想到，它现在的形貌和伊甸园时代是完全一样的。我真愿做那样一座山，那样沉郁、那样古朴、那样深邃。德，你愿意吗？

我真希望你看到我，碰见我的人都说我那天快活极了，我怎能不快活呢？我想起前些年，戴唱给我们听的一首英文歌。那歌词说：“我的父亲极其富有，全世界在他权下，我是他的孩子——我掌管平原山野。”德，这真是最快乐的事了——我统管一切的美。德，我真说不出，真说不出。我几乎感觉痛苦了——我无法表达我所感受的。我们照了好些相片，以后我会拿给你看，你就可以明白了。唉，其实照片又何尝照得出所以然来，暗箱里容得下风声水响吗？镜头中摄得出草气花香吗？埃默森说，大自然是一件从来没有被描写过的事物。可是，那又怎能算是人们的过失？用人的思想去匹配上帝的思想，用人工去模拟天工，那岂不是近乎荒谬的吗？

这些日子，应该已是初冬了，那宁静温和的早晨，淡淡地像溶液般四面包围着我们的阳光，只让人想到最柔美的春天，我们的车沿着山路而上，洪水在我们的右方奔腾着，森然的乱石垒叠着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急湍的流水和这样巨大的石块。而芒草又一大片一大片地杂生在小径旁。人行到此，只见渊中的水声澎

湃，雪白的浪花绽开在黑色的岩石上。那种苍凉的古意四面袭来，心中便无缘无故地伤乱起来。回头看游伴，他们也都怔住了。我真了解什么叫“摄人心魄”了。

“是不是人类看到这种景致，”我悄声问茅，“就会想到自杀呢？”

“是吧，可是不叫自杀——我也说不出来。有一年，我站在长城上，四野苍茫，心头就不知怎的乱撞起来，那时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跳下去。”

我无语痴立，一种无形的悲凉在胸间上下摇晃。漫野芒草凄然地白着，水声低昂而怆绝。而山溪却依然急窜着。啊，逝者如斯，如斯逝者，为什么它不能稍一回顾呢？

扶车再行，两侧全是壁立的山峰，那样秀拔的气象似乎只能在前人的山水画中一见。远远地有人在山上敲着石块，那单调无变化的金石声传来，令我怵然以惊。有人告诉我，他们是要开一段梯田。我望着那些人，他们究竟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呢？当我们快被紧张和忙碌扼死的时候，当宽坦的街市上树立着被速度造成的伤亡牌，为什么他们独有那样悠闲的岁月，用最原始的凿子，在无人的山间，敲打出迟缓的时钟？他们似乎也望了望这边，那么，究竟是他们羡慕我们，还是我们羡慕他们呢？

峰回路转，坡度更陡了，推车而上，十分吃力，行到水源地，把车子寄放在一家人门前，继续前行。阳光更浓了，山景益发清

晰，一切气味也都被蒸发出来。稻香扑人，真有点醺然欲醉的味道。这时候，只恨自己未能着一身宽袍，好兜两袖素馨回去。路旁更有许多叫得出来和叫不出来的野花，也都晒干了一身的露水，抬起头来了。在别人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山径上挥散着它们的美。

渐渐地，我们更接近终点。我向几个在禾场上游戏的孩子问路，立刻有一个浓眉大眼的男孩挺身而出。我想问他瀑布在什么地方，却又不知道台湾话要怎么表达。那孩子用狡黠的眼光望了望我。“水墙，是吗？我带你去。”啊，德，好美的名词，水墙。我把这名词翻译出来，大家都赞叹了一遍。那孩子在前面走着，我们很困难地跟着他跑，又跟着他步过小河。他停下来，望望我们，一面指着路边的野花蓓蕾对我们说：“还没开，要是开了，你真不知道有多漂亮。”我点头承认——我相信，山中一切的美都超过想象。德，你信吗？我又和那孩子谈了几句话，知道他已是小学五年级了。“你毕业后要升初中吗？”他回过头来，把正在嚼着的草根往路旁一扔，大眼中流露出一种不屑的神情：“不！”德，你真不知道，当时我有多羞愧。只自觉以往所看的一切书本、一切笔记、一切讲义，都在他的那声“不”中给否认了。德，我们读书干什么呢？究竟干什么呢？我们多少时候连生活是什么都忘了呢！

我们终于到了“水墙”了。德，那一刹那真是想哭，那种兴奋，是我没有经历过的。人真该到田园中去，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原是从那里被放逐的！啊，德，如果你看到那样宽、那样长、那